



以戏育人 以演传艺

——关于传承版沪剧《家·瑞珏》的排演思考

◆ 刘文国



表演范式的正宗认知,这就是“以戏育人”的核心。

然而,传承不代表守旧。面对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我们必须用现代的视角来重新演绎这部经典。

什么是现代视角?首先,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而非简单的阶级对立。在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强调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但在今天,我们更应关注在那张无形的大网下,每一个具体的人是如何挣扎、如何爱、又如何毁灭的。其次,是女性主义视角的温情注视。以瑞珏为例,现代视角不应只把她看作一个唯唯诺诺的封建牺牲品。我们要在她身上看到一种惊人的韧性——那是中国传统女性在绝境中依然试图维护家庭和谐、试图给予丈夫温暖的伟大力量。她的悲剧,不是因为太软弱,而是因为她太善良、太懂事。我们要让现代观众在同情她的同时,更对她产生由衷的敬意。再次,是审美节奏的现代化。现代观众的审美心理节奏加快,我们在舞台调度、情感推进上,要更精练、更极致。要在保留沪剧“糯、嗲、柔”的基础上,强化戏剧张力,让这百年前的故事依然能击中现代人关于“爱与自由”的共鸣。

破茧成蝶

在目前的排练中,我们确实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主要集中在“时代隔膜”与“技艺火候”两个方面。

困难一:时代感的缺失。我们的青年演员多是“00后”,生活在物质优渥、个性张扬的时代,让他们去理解百年前大家族里的那种压抑,那种“由于爱而不敢爱”,那种跪着的灵魂,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演员演出了形,却丢了神,眼神里没有那种被礼教束缚的恐惧感。

困难二:唱腔与情感的剥离。沪剧讲究“赋子板”的叙事和情感宣泄,

现在的年轻演员,嗓音条件好,技巧高,但往往容易“为唱而唱”。声音很响亮,但只有音色,没有人物。

针对这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塑造角色,我提出以下建议:

在表演上,要学会“做减法”,注重潜台词。《家·瑞珏》是一部内心戏极重的剧。尤其是觉新和瑞珏的对手戏,往往是“相对无言泪千行”。我建议演员们不要只盯着台词,要在剧本的字里行间找戏。比如瑞珏看觉新的眼神,不要一上来就深情款款,要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觉新面对瑞珏时,背要微微佝偻一点,那是心理负担的外化。要学会运用呼吸的停顿、眼神的回避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波澜。记住,在这个戏里,沉默往往比喧哗更有力量。

在演唱上,要追求“声情合一”,找准“沪味”。沪剧的味道在于“糯”和“味”。我不建议大家一味追求高音的华丽,而要追求中低音区的厚度和情感的浓度。对于瑞珏,唱腔要委婉如水,咬字要软,像是在诉说心事;对于觉新,唱腔要苍凉醇厚,行腔中要带着叹息感;对于觉慧,节奏要鲜明,喷口要有力,体现年轻人的朝气。一定要先进入人物的情境,再张口演唱。要让观众觉得,这句话是非唱不可了,是心里装不下了流淌出来的,而不是为了表演一段唱腔。演员不仅要演“角”,更要演“人”。

我们常说戏曲是程式化的艺术,但在《家·瑞珏》这部戏里,我希望大家打破程式化的僵硬。瑞珏临死前在产房的那场戏,不要只顾着做身段,要真听、真看、真感觉。去感受一个母亲即将离世、听着外面爆竹声响、却见不到丈夫最后一面的那种彻骨的寒冷。真诚,是通往观众心灵的唯一道路。

在塑造角色时一定要补足文化课,建议演员通读巴金原著《家》,深入了解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不读懂那个时代,就演不好那个时代的

人。我们要去感受那种在大家族里连呼吸都觉得压抑的氛围。只有理解了“礼教”有多可怕,才能明白瑞珏的死有多冤枉,才能明白“觉醒”有多珍贵。排演传承版沪剧《家·瑞珏》,是一次对经典的致敬,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们手中的剧本,沉甸甸的,因为它承载着几代沪剧人的心血;我们脚下的舞台,光灿灿的,因为它等待着新一代名角的诞生。每一位青

年演员,都能把自己“打碎”了揉进角色里,用你们的青春去点燃百年前的激流,用你们的歌喉去传唱那段凄美的绝唱。让我们共同努力,以一戏之精诚,育一代之新人,传海派之雅韵!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2026年元旦期间,享誉世界乐坛的鲍罗丁四重奏以“见证肖斯塔科维奇”为主题在上海音乐厅献演,分别于1月1、2、4日演出肖斯塔科维奇(以下简称“老肖”)的九首弦乐四重奏,其精湛的技艺、深刻的诠释,不愧是老肖作品的出色代言人。

成立已80周年的鲍罗丁四重奏,虽然成员几经更换,但水准始终保持一流,是四重奏领域中的常青树和佼佼者。在诠释俄罗斯作品方面,尤其是老肖的作品,鲍罗丁四重奏更是出类拔萃,独树一帜。从1938年创作第一首弦乐四重奏,到1974年的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乐史界一般把老肖36年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这次鲍罗丁演奏的九首曲目涵盖了全部时期,重点则是第十一以后的晚期,如此既展全貌,又有重点,可以说是精华的提炼。以三场音乐会的编排为序,演奏的曲目分别是:一、八、三、四、七、十二、五、十三、十五,展现了老肖重要的生命历程、时代风雨,以及创作上的变化。

鲍罗丁老肖成员曾与老肖亦师亦友,对演绎他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共鸣和深刻理解,这种独特的经历和演奏风格代代相传。现在鲍罗丁的四位演奏家,个个技艺精湛,合在一起整体性又很强,独奏、对话、交流,配合默契,水乳交融,音色圆润,音质上乘。四个人,四把琴,十六根弦,却像一件乐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自如,相得益彰,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和彼此间的精心磨合啊!

三场演出曲目编排的悲剧基调也是一场比一场强烈,就像老肖由中年逐渐步入晚年的生命历程。鲍罗丁四重奏在演奏第十二、十三、十五时,情感之充满张力,琴声之细腻深刻,进入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至深化境。尤其是创作于1974年的第十五弦乐四重奏,演奏长度近40分钟,不仅是他此类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也是最具悲剧感的。当时的老肖

仿佛一把精妙的十六弦乐器

◆ 任海杰

身陷重病,他是把它当作告别书来写的,全曲共六个乐章。第二年老肖就去世了。1月4日,鲍罗丁四重奏在最后一场演出这首最后之作时,舞台灯光关闭,四位演奏家的谱架上各置一小灯照明,犹如四支烛光,气氛肃穆。从第一乐章气若游丝的悲歌,到最后的葬礼进行曲与终曲,鲍罗丁四重奏把老肖几十年来与命运的抗争、与疾病的抗争,最后以平静优雅的姿态接受命运的结局,表现得层次分明、起承转合一气呵成,最后一声叹息,仿佛终结了老肖的一生。四位演奏家放下琴弓,静默约十几秒,舞台灯光渐亮,场内掌声轻轻响起,继而热烈起来。如此完美收官,真是意犹未尽。

连续聆听三场后,另有一个鲜明的感觉。作为新一代的鲍罗丁四重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已具备自己时代的特色。传统的鲍罗丁四重奏在演奏时很少用揉弦,声音比较直来直去,粗犷奔放;而新一代的鲍罗丁则少有揉弦的限制,讲究声音的圆润、精致、美感。比如演奏老肖弦乐四重奏中上演率最高的第八,这首作品情绪结构跌宕起伏,充满张力,一般在乐章的转换间和某些乐句往往会演奏得比较强烈,甚至突兀,但此番鲍罗丁四重奏则比较注重结构的把控(有五个乐章)和音响的平衡。还有第五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的处理,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音响特质上,新一代的鲍罗丁在当初的时代背景和当下的普遍性上作了微调和平和,老鲍罗丁喝的是伏特加,新鲍罗丁喝的是红酒。当然,任何比喻仅仅是比喻。

最后,必须要写上新一代鲍罗丁演奏家的姓名:第一小提琴,尼古拉·萨琴科;第二小提琴,谢尔盖·洛莫夫斯基;中提琴,伊戈尔·纳伊丁;大提琴,弗拉基米尔·巴辛。其中,第一小提琴萨琴科最晚加入,中提琴纳伊丁“工龄”最长,约有30年了。

多瑙河畔的回响,浦江之滨的共鸣

◆ 黄千云

冬夜的上海,寒意裹着浦江的风,钻进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的回廊。这里是上海新年音乐季的核心舞台之一,这座每年孕育数十场新年音乐会的城市,早已将聆听古典音乐会作为辞旧迎新的惯例和生活的仪式感。2026年1月6日晚,由法国指挥家杰雷米·罗雷尔执棒的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以一场纪念小约翰·施特劳斯诞辰200周年的新年音乐会,为这份仪式感谱写最动人的乐章。

本场音乐会的选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上半场从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的英雄气概,到舒伯特《b小调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的深邃哲思;下半场从比才《阿莱城姑娘》法兰多尔舞曲的普罗旺斯风情,到古诺《浮士德》华尔兹的法式浪漫;最终落脚于施特劳斯家族的经典舞曲,将本场音乐会的情绪与氛围推向高潮。更令人惊喜的是返场曲目中,由中国作曲家达捷改编的交响乐版《送别》首演——这首源自李叔同词作的学堂乐歌,经西洋管弦乐重新编排,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点睛之笔。整场演出既回溯了

施特劳斯家族的经典舞曲,也印证了新年音乐会超越地域与时代的永恒魅力。

当晚7时30分,灯光渐暗,身着黑色燕尾服的罗雷尔快步登台。这位指挥家没有过多的寒暄,抬手间便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掌控力。他的指挥风格干净利落,没有花哨的肢体语言,每一个手势都精准传递着音乐的内核。他指挥《艾格蒙特》序曲时,手臂挥出有力的弧线,管弦乐的雄浑相得益彰,将英雄主义的激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转向舒伯特《b小调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时,他的手势骤然轻柔,指尖的细微颤动牵引着弦乐声部,让旋律流淌出淡淡的忧伤与怅惘,却丝毫不见拖沓之感。这位杰出的指挥家对节奏的把控相当精准且又恰到好处,《闲聊波尔卡》中,他以短促明快的点拍带动乐团,不同声部之间相互呼应着,完美复刻人们“叽叽喳喳”的闲聊场景;而在《蓝色多瑙河》的演奏中,乐曲行云流水,其中出现的rubato(弹性速度)的运用充满了他的个性风格,令人陶醉。

曲目顺序的编排暗藏巧思,从

庄重到轻快,从深沉到欢腾,层层递进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尤其是返场曲目,将气氛推向顶点。《拉德斯基进行曲》的节奏一响起,观众便自发跟着节拍鼓掌,台上台下形成有趣的互动;演奏《香槟波尔卡》时,欢快的旋律配合着打击乐手朝着观众席发射香槟酒塞的幽默俏皮举动,仿佛身处一场迎新年的派对之中。而当《送别》的悠扬曲调响起,全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赞叹——西洋乐器演绎的“长亭外,古道边”保留了原曲悠远意境的同时,又增添了管弦乐的丰富层次,熟悉的旋律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演出结束后掌声久久不息。

新年音乐会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听觉享受,而是一种辞旧迎新的文化仪式,更是一种城市文化景观。与此同时,如此精彩的演出还融入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既扎根传统、传承经典,又开放包容、拥抱世界。当维也纳的圆舞曲遇上上海的人文情怀,当西洋管弦乐奏响中国的经典旋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更是文化交流的美好图景!